

有没有甜到忍不住嘴角上扬的 小说？

那天毕业聚餐，喝醉了躺在亲哥家的沙发上借宿，半梦半醒间，看见一高个儿帅哥围着浴巾，从客厅穿行而过。

酒一下子醒了，透过眼缝，我看到了男人紧绷的线条，白皙的肌肤，以及，那张冰冷禁欲的脸。

水珠顺着后背紧致线条汨汨流下。

扑哧。

他单手启开易拉罐。

随着喉结的滚动，我听到饮料被咽下的声音。

这样活色生香的美男，真是……太刺激了……

接着，有人穿拖鞋踢踢踏踏地走近，压着嗓子，

「你怎么出来了！躺回去！我还没完事呢！」

说话的是我亲哥。

粉红的泡泡啪一声，被无情戳破。

那一刻，一道天雷滚滚，劈在我脑门上。

这个男人，是我嫂子？！

《佳期如许》（已完结，保甜～）

1

午夜 12 点。

我像个木偶，直挺挺躺在沙发上，紧闭双眼。

我哥正在与男人做最后的谈判。

「时间到了。」男人声音冷淡，惜字如金。

「我续费，续费还不行？」

我听得心惊肉跳，我哥到底在搞什么啊？！还给钱？！

爸妈都是正经人，我和我哥都有光明的未来，我不能眼睁睁看他犯下大错。

我睁开眼，幽幽从沙发上起身，露出乱糟糟的头：

「尤川泽，你敢搞金钱交易，我就报警抓你。」

他们应该没想到我躺在这里。

午夜的月光被鱼缸的水反射在我脸上，闪烁明灭。

高冷男人呛了一口，手腕轻轻揩去唇角的水渍。长腿一迈，转身用我哥挡住了自己的身躯。

我哥像个被吓到的土拨鼠，尖叫一声，抄起一件外套像麻袋一样套在我头上。

「喂，我要告诉爸妈！」

「嘘！嘘！嘘！别，你哥就这点脸了，千万别瞎嚷嚷。」

我哥长得高，可没想到「嫂子」更高，足足越过我哥半个头。

我挣开外套的时候，男人早已穿上浴袍，胸前的肌肤被捂得严严实实。

他随意地倚在沙发背上，深色的眼瞳缓缓在我身上打了个转，问我哥：「你妹妹？」

我哥如临大敌，老母鸡一样将我护在后面，「你不许看她！」

哟，这醋味挺大，生怕自己男人移情别恋。

我心里还惦记着把我哥送进去吃饭的事儿，一个劲儿追问，「你为什么要给他钱？」

我哥吞吞吐吐地说，「哎……我这不有个考试没过嘛……雇他帮我复习备考。」

我哥，作为本市最繁忙医院的一名大夫，经常有各种稀奇古怪的考试。

但我不明白，他为什么深夜，叫一个男人来家里，光着膀子陪他复习……

可能这就是爱情吧。

男人一言不发，默默喝着汽水，一瓶很快见底。

「走了。」

易拉罐灌进垃圾桶，被撞得东倒西歪。男人不冷不热地丢下一句，转身向外走。

「盛砚书！给老子回来！」

我哥跳起来勾住他的脖子，往房间里拖。

我「嫂子」眼睛微微眯起，面无表情地被尤川泽拽走。

看到如此温馨的一幕，我热泪盈眶，并做好长期替我哥打掩护的准备。

砰！

门关上了，我默默说：

「哥哥，你放心！我会替你保密的！」

2

毕业后，实习公司开始了第一轮面试。

我哥家离公司很近，我起了个大早，草草化个妆，不到 7 点，在玄关处碰见了准备出门的盛砚书。

他穿了一件简单的白衬衫，两肩宽阔，正有条不紊地换鞋。

昨晚夜色朦胧，没看清，今天才对我这位「嫂子」有了深刻的认识。

人很高，长相出色，戴一副金丝框眼镜，低头看人的时候有一点压迫感。

想到昨晚香艳的场景，我突然面红耳赤，真是太失礼了，昨晚我竟然对他有想法……

腼腆地喊了声，「嫂子好。」

他不冷不热地看我一眼，嗯了一声。

我左顾右盼，问：「我哥呢？」

「没起。」

看盛砚书神清气爽的模样，我顿悟，对他投去「不愧是你」的目光。

他从柜子上摸了钥匙，问我：「去哪？送你。」

这就是嫂子的关怀吗？

「诚益大厦，谢谢嫂子！」

我狗腿地跟上去，粉色的尖皮小高跟踩在地板上，嗒嗒作响。

盛砚书皱起眉头，看了眼十公分扎蝴蝶结的高跟鞋，没说什么。

车停在楼下，盛砚书拉开车门坐进驾驶位。

我在副驾驶和后座之间犹豫，窗户落下，露出盛砚书平静的脸，「坐前面来。」

「好的嫂子！」

我哥一直说，他的副驾要留给未来的老婆。现在我坐了他的副驾，哥哥不会生气吧？

我一边胡思乱想，一边报了地址，看盛砚书沉默地发动了车子。

「刚毕业？」

好一阵儿，我意识到嫂子在问我。

我点头如捣蒜，悄悄看了盛砚书一眼。

不得不说，我哥的眼光大小就好，历任女朋友貌美如花，不是校花，就是班花，总之，一定要带个「花」。

而眼前这位，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，是高岭之花。

被我哥那个情场老手折下来。

车里气氛很尴尬。

我在车门的置物筐里看见了尤川泽过生日时我送他的墨镜，果然是真爱啊。

我清了清嗓子，问：「嫂子何处高就？」

盛砚书将窗子落下一条缝，风从窗缝灌进一丝清凉。

「你哥同事。」

我噢了一声，日久生情。

难怪难怪，他似乎并不喜欢我的香水，也不喜欢我的蝴蝶结高跟鞋。

可是没关系，他喜欢我哥就好了。

车停在写字楼下，我点头哈腰地告别了大佬。

一回头，刚好遇见同期实习生。

车贴了防晒膜，看不清里面。

她们只知道我从一辆车上下来，满脸暧昧，「佳期，交男朋友了？」

我矢口否认，很自豪地炫耀：「那是我嫂子！妇产科大夫！」

装 X 的后果就是，她们搜罗了一堆健康问题，让我帮忙咨询。

我活了 24 年，骚扰尤川泽已成习惯。

这位 30 岁的老哥哥在看到那条「产后妈妈母乳喂养与奶粉喂养的区别」的咨询后，终于爆发了。

密集的语音刷屏，点开看，他像头咆哮的母狮，

「尤佳期！你再敢放肆，老子就把你大学偷着谈小男朋友的事抖出去！」

我吐吐舌头，收敛了不少。

我和我哥一个毛病。

喜欢好看的，不论年纪大小，主动出击。

可我比尤川泽眼瞎，不会识人，从小到大，追过几次男生，第一位拿我的零花钱给班花买辣条，第二位让我帮别的女生写作业。

因为脑子不好，我被父母勒令禁止谈恋爱，等毕业相亲。

当年大学期间，我叛逆地进行了反抗，跟一个小三岁的学弟谈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恋爱，手都没来得及牵，就被甩了。

分手那天，我吐脏了尤川泽三条床单，还差点溺死在洗脸池里。

是尤川泽骂骂咧咧地照顾我，替我瞒下这件丑事。

我以为那是「亲哥的爱」，直到后来，他以此要挟我交出零花钱给他女朋友买冰激凌吃，我才知道他险恶用心。

此刻，面对尤川泽的威胁，我吓得一激灵，

「别！我就是问问嘛……职场人情嘛，我很可怜哒……」

等了几分钟后，对方分享了一个名片。

昵称简单的三个字：「盛砚书」。

随之附带一个字，「滚」。

我怀着神圣的心情，如愿加到了我嫂子的微信。

那边很快就通过了，问：「哪位？」

「嫂子！嫂子！是我！尤佳期！」

那边隔了几秒，发来一个「哦，有事？」

我犹豫了半秒钟，厚着脸皮把「产后妈妈母乳喂养与奶粉喂养的区别」这条，一键转发，跟一条：「求解答！」

过了两分钟，一段又长又密集的文字出现在对话框里。

我激动得热泪盈眶，完全忘记了我哥的恶劣态度，在他面前把盛砚书夸上了天：

「你多学学嫂子的为人处世！人家还没进门，就懂得为家人着想。不像你，除了骂我就是骂我！」

我哥：「？？？」

「我什么时候结的婚？你哪来的嫂子？？？」

「哇！尤川泽！你翻脸不认人！盛砚书这么好的人，你不要玩弄别人感情！」

我哥这次直接发起视频通话，刚接通，他扭曲的大脸占满了整张屏幕，母狮咆哮开始：

「老子是直的！老子是直的！老子是直的！」

我突然鼻头发酸，浓浓的亲情在此刻发挥到极致，「哥，别说了，我祝福你们。」

3

面试很顺利，由于实习期表现优异，我很快就收到了入职通知。

手机收到入职体检报告的时候，我正好在医院附近，上面报了子宫肌瘤，网上一搜，癌症起步……

放弃了网络问诊，我开始翻医院的挂号软件。

意外发现盛砚书坐诊。

果断挂了嫂子的号，30 分钟后，我屁颠屁颠出现在妇科门诊。

周末人很多，诊室门前排起了长长的队，快到中午，我终于走进了盛砚书的诊室。

他低着头，公式化地问：「哪不舒服？」

盛砚书带着一个金框眼镜，白大衣里面的衬衣系到喉结之下，标准的禁欲系男神，语气平淡如水，让我莫名紧张。

不愧是我哥，连盛砚书都能拿下。

我清了清嗓子，喊了他一声：「嫂子！」

盛砚书修长的手指突然捏着笔尖不动了。

他抬眼，发现是我，仰在靠背上，换了个问题：「你怎么来了？」

我举起报告单，悬在他面前，哭丧着脸说：「我好像得绝症了……」

盛砚书也不接过去，一言不发地看完报告单，眼睛虚起，缓缓吐出两个字，「绝症？」

「不……不是吗？」

他抽出我手里的病历本，低头嗤笑一声，云淡风轻地说：「不像。」

啊……有被帅到，这该死的安全感。

「有男朋友吗？」他突然出声问我，同时在病历本上写下龙飞凤舞的一行字。

我一愣，点点头，羞涩道：「以前……有过……」

虽然并不是很好的经历。

「有 X 生活吗？」

他的语气，平淡得仿佛在问今天天气如何。

一口唾沫卡在我喉咙里，我五指死死攥紧，拔高了声音，「没有！」

盛砚书笔尖一顿，眼睛微微抬起，透过金丝框眼镜，严肃地审视我，「实话实说。」

突如其来的压迫感将我锁定。

我举起手发誓：「嫂子！我真的没有！」

盛砚书盯着我看了一会儿，确保我没有说谎，点点头，继续：「月经正常？」

如果不是知道盛砚书的身份，我早就面红耳赤地找个地洞钻进去了。

我睁着大眼，「呃，挺准的，一个月一来，一次 4 天，偶尔会痛经。」

我满脸涨红，快把老底扒出来了……

盛砚书停下笔，抛出四个字：「继续观察。」

「就……完事了？」

盛砚书挑挑眉，唇角漾出一丝笑意，「不然呢？」

结束了一场压力山大的问诊经历，我如释重负地走出诊室，漫无目的地闲逛一圈，买了满满一箱汽水重新抱回去。

匡！

一整箱汽水被我结结实实撂在地上。

盛砚书揉着脖子，听到声音抬起头来，诧异地看着我。

我擦了把汗，笑着说，「谢谢嫂子，我请你喝饮料。」

我记得上次他在我哥家，喝的就是这种。

说完，我闷头往外走，他叫住我，「等我一会儿，马上下班了，带你去吃饭。」

一猜就有我哥，我才不当电灯泡呢。

找了个借口拒绝了他的好意，关上门溜之大吉。

昨天跟爸妈通视频的时候，说好我今天回家吃饭的，结果走到半路，接到我哥的电话：

「家里水管破了，爸妈正找人修。你房间被征用了，最近先住我那儿。」

这个消息来得太过突然，我绊绊磕磕道：「这……不太好吧，会不会影响你和嫂子啊……」

尤川泽立刻咆哮起来，「尤佳期！老子再重申一遍，我和他没关系！」

无视他的羞怯，我叹了口气，「好好好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。」

盛砚书都承认了，我哥到底在别扭什么！真矫情！

知道今晚我哥和嫂子有约会，我打算随便买点什么吃。

晚上四点左右，却收到了大学班长的通知：

「佳期，学校为毕业生举办联谊会，你可一定要来！今晚气氛组全靠你了！」

作为大学文艺委员，热场的事我最在行。

反正要填饱肚子，在哪吃不一样？

匆匆回到我哥家，发现我的行李已经打包好，放在了靠南的那间小卧室里。

我翻出一件水蓝色珍珠吊带连衣裙，化了个美美的妆，准备出门。

走到玄关处，门一开，尤川泽和盛砚书提前回来了。

尤川泽手里还提着一兜子菜，与我撞了个满怀。

「啧，慢点，你火急火燎的，干什么去？」尤川泽推开我，看见我的穿着，脸一耷拉，「你干什么去？」

盛砚书目光从我的脸，划过锁骨，一直到大腿，轻轻蹙起眉，那种压迫感又来了。

「联谊啊……」我眨眨眼，「都是大学同学，我就去热场！」

对峙了 3 秒钟，我突然一猫腰，飞快地往外跑。

尤川泽熟练地揪住我好不容易辩好的马尾辫，轻轻一扯，拉回来，

「露肩膀干什么？还有，不许穿这么短的裙子。」

我拍掉他的手，一脸怨愤，「穿衣自由！」

「你不是我妹，老子才懒得管！今天你不换，就从我尸体上踏过去！」

我斗不过尤川泽，绕了个弯跑盛砚书后面，哼哼唧唧地：「嫂子……你看他……我就想穿嘛！」

尤川泽龇牙咧嘴指着我说：「尤佳期，把手给我撒开，离他远点。」

盛砚书站着没动，低下头对我说：「听你哥的。」

我噘着嘴，一张十足的怨妇脸。

盛砚书笑了，低下头对着我轻声说：「别惹老中医，当心给你扎针。」

我哀号一声，不情不愿地换了身宽大的 T 恤，一言不发地出门了。

关上门的那一刻，我哥语调拉长，十分欠揍道：「完事给我打电话，不许在外面过夜。」

砰！

门一关，他的声音被隔绝在门内。

「老妈子。」

我嘟哝了一句，转身下楼。

毕业后的第一场全系大联谊，来了差不多 100 来个人。

很不幸，我在里面看见了前男友，间接导致上台致辞的时候，我撞倒了麦克风，后半程全靠嗓子喊，现场一塌糊涂。

我，尤佳期，当年赫赫有名的演讲小天后，尬在台上，还是班长把我拽下去的。

下台后，我气急败坏地问：「他一个在校生凑什么热闹！」

当年我和佟嘉业的八卦闹得人尽皆知，他靠我实打实火了把，八卦谁不爱看啊……

班长无辜地摊摊手，「他女朋友今年毕业啊……」

淦！流年不利！

正说着，佟嘉业慢条斯理地穿过人群向我走来。

「学姐，好久不见。」

我挂着假笑，「是啊，好久不见。」

佟嘉业歪着头，打量我一会儿，突然说：「听说你到处跟人说我死了？」

我干笑几声，「可能是我记错了吧，给你道歉。」

佟嘉业没有生气，对着那边招招手，「学姐得表现出诚意啊，跟我们喝几杯吧。」

班长推了推眼镜，「没必要吧，你们几个大男人，欺负女孩子……」

佟嘉业说：「我女朋友想跟她交个朋友，不灌酒。」

我深吸一口气，默念：算了，就当上坟了。

人一多，就会起哄，尤其是当年轰动全校的八卦主角出现。

我收敛着喝，酒精的作用下还是有点上头。

最后班长替我挡了一杯，拉起我就走。

我跟在后面，说：「谢谢啊，班长。」

他叹了口气，分开拥挤的人群，「家住哪儿？有人来接吗？」

我想了想，迟钝地掏出手机，拨通了尤川泽的电话，很快有人接起：「喂？」

我咯咯笑着，「哥哥，我结束了，你来接我呀……」

那头一顿，「喝酒了？」

我重重点头，「喝了！」

「地址给我。」

尤川泽今天真好说话，没让我先上缴零花钱才答应。

我把电话往班长耳朵上一贴，「你跟他说吧。」

班长利落清晰地报了地址，扶着我站在路灯下，「佳期，以后别自己一个人喝酒。」

我点点头，靠着路灯杆闭眼休息。

我没吃什么东西，空腹喝了一点，酒劲就上来了，眼皮发粘。

很快，车灯照亮了路面。

一辆银色轿车停在面前，有点眼熟。

车门打开，一个高挑的身影踩着路灯下的影子，径直向我走来。

班长问：「佳期，这是你哥哥吗？」

我抬起头，睁开眼，看着男人沉着脸走进灯光下，高兴地说：

「是……嗝……是我嫂——」

嘴上突然覆上一只大手，盖住出口的话，清冷的声线响起：

「给你添麻烦了。」

班长目光在我和盛砚书之间逡巡。

我知道不能在别人面前叫他嫂子，于是挣开盛砚书的手，笑呵呵地说：「对，是我哥哥。」

班长这才放心地摆摆手，「佳期没喝多少的，她酒量浅……」

「好，费心了。」

盛砚书将我拦腰抱起，塞进副驾，俯下身替我系好安全带，冷冽的木质香冲淡了酒精的辛辣。

很快，车子发动了。

我不舒服地动了动，按着脑门，「嫂子，慢点开，我要洒了……盖子扣好……呃……扣好……」

盛砚书淡淡说道：「吐车上两百。」

我嫂子肯定是生气了，四舍五入，我哥也生气了，那么，我爸妈也生气了。

这样一想，我心里发堵，突然哭出声来。

盛砚书没管我，任我发泄。

车拐进小区楼下，车里已经开始了情感剧场。

我把自己和佟嘉业的破事倒豆子一样，全都吐出来。

最后头靠窗，闷声抱怨：「我哥不让我谈恋爱，我爸妈也不让，他们说眼瞎，不靠谱。」

盛砚书砰关上车门，绕过车头拉开副驾驶，蹲在我面前，「佳期，到了。」

我突然住了嘴，抽噎几声，歪歪斜斜地走下车。

盛砚书挽住我的胳膊，一起往楼道走。

盛夏的风是闷热的。

我抱着盛砚书的胳膊，继续说：

「嫂子，我要找男朋友！我不能认输！明天就找——呃，不，今晚！我就下社交软件，我就——」

路过一处鲜花盛开的墙下，盛砚书突然将我推在墙上。

左手撑在我的耳畔，高大的身子俯下，将我困在一个他怀抱变成的狭小空间。

「你想要什么样的男朋友？」他低着头，不紧不慢地问。

温热的气息拂过我的发丝，痒痒的。

大脑在酒精的麻痹下，缓慢运转着，几秒钟后，宣告宕机。

「好看的。」我咬着唇，笑咪咪地说：「比如嫂子这样的。」

「我这样的？」

我唔了一声，「嫂子长得好看！你有兄弟可以介绍给我吗？」

盛砚书笑了，笑声顺着夜风，在我心头迭荡。

「我是独子。」

我晃了晃脑袋，努力让自己变得清醒，

「那……那算了……我不能喜欢嫂子……我不能让我哥打光棍儿……」

零花钱可以分享，但是对象不能！

坚决不能！

即便我跟我哥都悲催地爱上了同一个男人！

他凑近我的耳朵，轻声说：「可我不喜欢你哥哥，我喜欢你。」

我脑子乱了，满眼都是盛砚书的脸，我絮絮叨叨：「不能不能……我哥娶媳妇都费劲啊……我不可以的——」

嘴唇被人封住，打断了我的话。

这一刻，全世界只剩下我的心脏还在噗噗跳动。

我被人吻了！

他毫不留情地撬开城池，汲取掉我最后的理智。

更可怕的是，在这样柔和又不容拒绝的节奏里，我竟然开始学着回应。

该死的甜美……又令人陶醉。

突然，脑子里断了根弦。

我剧烈挣扎起来！

我是个混蛋！

我竟然！

亲了我嫂子！

盛砚书察觉到我的抗拒，松开我，揉揉我的头发。

他刚说出一个「你」字，我一猫腰钻出他的桎梏，像只落荒而逃的兔子，撒腿朝楼上跑。

要死了！

咚咚咚！

楼道里回荡着我剧烈的敲门声。

「谁啊！催命呢！」

门打开，我哥系着围裙，手举炒勺，不耐烦地站在门口，一副贤妻良母的样子。

他本来可以有一个幸福的晚年，现在全被我毁了。

我扑通跪下去。

在尤川泽见鬼的目光里，我悲痛欲绝道：「哥，我对不起你，我，爱上了嫂子！」

死一般的沉寂。

隔壁邻居因炎热开了一条缝的门咔哒关上，上了锁。

屋里走出个一脸蒙圈的女人，对我哥说：「亲爱的，她……在说……我吗？」

我望着玄关镜子里，眼线混着眼泪在脸上淌成河的自己，又看看里面站着的貌美姐姐，喃喃梦呓：「到底谁是我嫂……子？」

她一半戒备，一半好奇地走过来，躲在我哥身后，「你是佳期吧……我知道你，有点突然……我……对不起……」

身后传来脚步声，我哥往后一看，突然明白过味来，像吞了一颗苍蝇似的，提着我后脖领从地上提溜起来。

「尤佳期，你把舌头捋直，跟老子说喜欢谁？」

我被迫转身，面对迎面而来的盛砚书，发现他下唇上被我咬出的牙印儿，尖叫起来，「我没说话！我什么都没说！」

盛砚书喜欢我！

我干了什么？

我把大姨妈几月几号来，一次来几天都告诉他了！

我还问他产后妈妈的日常护理！

还因为没斗过前男友，喝得烂醉，当着盛砚书的面在车上号啕大哭！

盛砚书不紧不慢地走过来，也没理我，直接跟我哥说：「有问题跟我谈，别吓她。」

「你亲她了？」身后的语气森凉冰冷。

盛砚书大言不惭道：「是。我跟她告白了。」

「盛砚书！老子铲了你！」我哥这一刻像只露着獠牙的疯狗，挥舞着炒勺就冲过去，唾沫星子都喷我脖子上了，「你个老叔叔敢碰她！」

「不好意思，本人和你同龄，老叔叔。」

「盛砚书！老子不打得你满地找牙，就跟你姓！」

盛砚书笑了一声，「不用你跟我姓，你外甥跟我姓就好了。」

「你废了！」

一片混乱中，温柔的嫂子把我拉进了家门，隔绝了修罗场。

她憋着笑，一边替我擦脸，一边问：「你喜欢砚书呀？」

我吸吸鼻子，酒还没醒，委屈巴巴地点头，「有点喜欢……」

接着裂开嘴大哭，「我没脸了……他什么都知道了，他连我子宫上有几个瘤子都知道了……」

我嫂子笑得眼中带泪，还不忘帮我拍背顺气。

处于悲痛中，我还不忘记睁开肿胀的眼缝，抽抽搭搭地问：

「嫂……嫂子……你……你什么时候跟我哥在一起的？」

我嫂子抿唇一笑，「大概半年吧。我们都是同事……」

为什么我邈邈哥身边都是神仙？

嫂子更是人间温柔。

这下我确信了，尤川泽他真的喜欢……女人。

而盛砚书，也喜欢女人……

「嫂子。」我抱着她，声音闷闷地撒娇，过了会儿，说：「我刚才不是那个意思。」

我嫂子笑疯了，「说你不是川泽的妹妹我都不信。」

我们两个都离谱……

不知过了多久，外面安静下来，我偷偷伸出耳朵听了听，站起来，「我出去看看。」

打开门，我哥铁青着脸站在门口，菜铲子头甩飞了，只剩下光秃秃的杆。

他用一根指头抵住我额头，往门里推，「我跟他掰了，你跟他，分了！你想都别想！」

好不容易遇到个喜欢我的男人，我岂能放过。

我不服气，跟他顶，「他又不是你男人！你凭什么管我们！」

尤川泽咬牙切齿，「你个小东西找那么老的干什么！缺爱吗！」

「你才是老东西！盛砚书一点都不老！」我长牙五爪去掰他手指头。

我哥用手臂勾住我脖子，拖回客厅，「他以后来一次我打一次！」

「你不讲理！」

「跟你这种恋爱脑不需要讲理。」

我哥把我气哭了，无论我嫂子怎么劝，他就像吃了疯药一样，半步不让。

我回来卧室，门摔得震天响，气鼓鼓地坐了一会儿，打开手机，发现盛砚书给我发微信了。

「我和你哥没事，明早 7 点半，楼下等我。」

铲子头都甩飞了，怎么可能没事。

我冷静了一会儿，这个时候，我哥突然给我发来好几条微信。

「我跟你说，你死了这条心！」

「我不同意！」

「爸妈也不同意！」

「他盛砚书别想进这个家的门！」

「他说的什么屁话！我外甥不能跟他姓！」

我飞快地回了一句：「好的哥哥，那就跟我姓吧。」

那头突然静下来，隔壁突然传来愤怒的锤墙声。

我抱着被子给自己卷成个卷儿，兴奋地给盛砚书回了一句：

「好。」

在我哥的锤墙声中，幸福地进入梦乡。

4

第二天，我特地起了个大早，鬼鬼祟祟地从家里跑出来。

盛砚书的车已停在楼下，本人倚在车门边等我。

见我来了，抬起手腕看了眼时间，说：「吃饭了吗？」

我摇摇头，「没呢嫂——」

牙齿打了个哆嗦，差点把舌头咬掉。

第二次跟人正经谈恋爱，是直接牵手吗？

我手指动了动，贼心刚起，盛砚书轻笑一声，让开身子说：
「上车。」

我尴尬地捋了下并不存在的碎发，轻咳一声，「好。」

「哎呀，这不是佳期吗？」隔壁老大娘提着一筐菜，牵着一只狗从远处走近，笑容可掬，「刚才在菜市场碰见你妈，说你家水管漏了，你住小泽家。」

我紧张地攥紧斜挎包，点头，「刘奶奶早上好。」

同时紧张地用身体去挡盛砚书。

刘奶奶顺着我的身体往上看，看到高出我一头的盛砚书，突然眼前一亮，「这是——」

「我叔叔！」

我站得板正，就差敬个礼了。

狗吠了一声，热情洋溢地伸着舌头，我吓得后退一步，刚好被盛砚书揽住。

刘奶奶八卦的眼神渐渐燃起，「噢，叔叔啊……也挺好也挺好。」

看着老人离去的背影，我欲哭无泪。

我敢保证，不到下午，我妈就能知道我谈恋爱了。

一抬头，盛砚书面色平静地低头看我：「叔叔？」

我发现自己被困在车和他之间了，弱弱地说了句：「不能让我妈妈知道……」

「重新喊。」

「呃……哥……哥哥？」

「别拿我和那个老中医相提并论。」

我苦着脸，最后试探性地喊了句：「砚书哥……」

他低着头，一脸认真地问：「你难道，不考虑，叫老公吗？」

我脸噌一下涨得通红，顺着车慢吞吞往下滑，想像上次一样躲开……

盛砚书笑了一声，松开手，「不闹你了，走了侄女。」

这句调侃又让我闹了个大红脸。

上班路上，我跟盛砚书吃了个早饭。

坐在路边摊，我小心翼翼地盯着过往人群，生怕被我妈抓包。

盛砚书慢悠悠替我夹了个包子，说：「今年多大了？」

我攥着包子，眨眨眼，一脸疑惑地说：「24。」

「嗯，不算早恋。」他剥了个鸡蛋，放我碗里，「你这样，总让我觉得自己欺骗了未成年。」

我一愣，突然觉得腰板硬起来，「对啊！我 24 了！我哥凭什么管我！他大龄未婚，难道还不让我嫁了？」

盛砚书点点头，「说得没错，你得嫁。」

我打了鸡血一样，路上叽叽喳喳地，直到写字楼楼下，还意犹未尽。

下车前，我犹豫了一会儿，飞快地凑到盛砚书侧脸上亲了一口。

之后飞快地关上门，咯咯笑着跑进了写字楼。

中午休息的时候，我看见开慧姐一脸担忧地坐在工位上，就凑过去了。

「开慧姐，你脸色不太好。」

开慧姐回神，说：「我肚子 6 个月了，今早起来开始痛，待会可能要去趟医院。」

老领导端着茶壶慢吞吞从书桌上抬起头来，从老花镜上方看我：「佳期啊，你跟你开慧姐去吧。反正下午没事，放你们半天假。」

我答应得很痛快，扶着开慧姐下楼，拦了辆车。

盛砚书的号满了，我们挂了另一位医生的号。

今天天热。

出了诊室，开慧姐去做检查了，我拿着一根冰棍边吃边等。

老远，突然听见有人喊我。

我循声望去，盛砚书对着我招招手。

心里的小鹿又开始乱撞了，我蹦蹦跳跳跑过去，说：「我有个朋友，她怀孕了——」

盛砚书侧过身子，比了个禁声的手势，我才突然看见，他另一只耳朵上挂着蓝牙耳机。

他在打电话。

我捂着嘴，抱歉地冲他笑笑。

很快，他挂了电话，说：「你哥哥。」

我心里顿时七上八下，「他不会听见了吧？」

「听见了。」

我哀号一声，转身就溜。

盛砚书勾住我的领子，轻轻拽回去，「刚才你说你朋友怎么了？」

我拍了拍脑门，「对，我朋友怀孕了，有点不舒服，我陪她来看病。」

话落，远处传来一阵踢踢踏踏的脚步声。

我探出头去，一个激灵。

只见尤川泽身披白大衣，脚踩拖鞋，手持钢针，面色铁青地杀到了妇产科候诊区。

他环顾四周，看到我默默躲藏的脑袋，大吼一声，飞奔过来，「尤佳期！你再说一遍！谁怀孕了？！」

我绊绊磕磕地说：「我……我一个朋友。」

尤嬷嬷失声尖叫，「你怀孕了？！」

继而一把夺过我手里的雪糕，猛地转头，怒视着盛砚书，咆哮：「你干的？！」

偏僻的医院角落，我像只鸵鸟，缩在盛砚书身后，小心翼翼地伸手去抓我哥手里的冰棍。

尤川泽高高举着冰棍，冷着脸，「吃什么吃，你给我过来！」

盛砚书突然抬手，从尤川泽手里夺过来，递给我，「去旁边吃吧，没你事了。」

「盛砚书，你别惯着她。」

盛砚书冷冷盯着我哥，「上次我是认真的，我不认为年龄差是个问题。」

我舔了口冰棍，点点头，「我也不认为。」

尤川泽深吸一口气，语气前所未有的严肃，

「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，我妹她脑子不好，根本分不清短暂的喜欢和爱。她喜欢你，就特么因为你这张脸！」

我愣愣地跟盛砚书对视一眼。

他突然笑了，对着尤川泽云淡风轻地说：「我知道，那又怎样？」

尤川泽一副看疯子的表情盯着盛砚书：「你有病吧？」

「我今年 30 岁，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。如果佳期不懂怎么喜欢一个人，我可以等。」

我慢吞吞举起手，学着盛砚书说：「我今年 24 岁，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——」

「你给我闭嘴。」尤川泽没好气地打断我，「爸妈知道了，今晚，你俩跟我回家吃饭。」

开慧姐检查完，没什么大问题，我们就把她送回家了。

晚上 6 点，我规规矩矩地坐在沙发上，双手平放在膝头，腰板挺直。

尤家的七大姑八大姨都来了。

分成两派，男人一派，女人一派。

以我妈为首的长辈，搬着凳子绕了沙发一圈，围得水泄不通。

另一边以我爸爸和老哥哥为首，桌上摆满了二锅头，盛砚书身处一群大老爷们中，对答如流。

「啪」。

我妈敲了下桌子，示意我收回目光。

「怎么开始的？」

我指指尤川泽：「我哥做媒。」

「喜欢他哪儿？」

「帅，高，对我好。」

「知道他家里什么样吗？交过几个女朋友？品性怎么样？父母是干什么的？」

我挠挠头，「这些东西，我哥比我清楚……」

后来的几个小时，尤川泽代替了我，成为长辈们的盘问对象。

我则混到我爸那边，一番死缠烂打，把灌盛砚书的酒全给推回去了。

我爸笑骂一句：「死丫头，还没嫁出去，胳膊肘子就向外拐了。」

盛砚书举起一杯酒，对我爸说：「叔叔，我和川泽同岁，家中独子，父母是医生，爷爷奶奶是教师，家风严谨。这辈子我不会做对不起佳期的事。」

我爸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「这些川泽都跟我说过了，我不担心。可你与佳期刚认识不久，谈婚论嫁有些操之过急。」

盛砚书微微一笑，「不瞒您说，这几年，佳期做的饭，我吃过不止一次了。」

我一愣，接收到他的目光，突然明白了什么。

我哥刚参加工作那阵儿，正是我跟佟嘉业打得火热的时候，被尤川泽抓包。

为了封口，我起早贪黑给尤川泽送爱心便当贿赂他，以防他有女朋友，不够吃，就按两人份做的。

直到和佟嘉业分手才停止。

然后我换成了隔三岔五给尤川泽弹微信视频，大吐苦水。

虽然尤川泽并不听，经常手机朝桌面一扔，镜头朝着天花板，成静止状态。

那段迷茫的岁月，我一个人对着静止的天花板，又哭又笑，坚强地挺过来。

盛砚书敬了我爸爸一杯酒，「叔叔，只要您允许我和佳期谈恋爱，谈婚论嫁的事，我可以等。」

家宴散场，尤川泽抱着二锅头，睡在沙发上，于是送盛砚书的任务交给了我。

晚风席席，我和他并肩走在小路上。

趁着夜色正浓，我悄悄伸手，想去握盛砚书的手，不料他早有准备，抢先一步包住了我的手。

我们两个谁都没有说话，快到小区门口的时候，盛砚书突然停住，「佳期。」

「啊？」

我还没来得及反应，盛砚书双手环住我的腰，向上一提。

接着，我双脚落在一处台阶上，比盛砚书高了一点点。

听到水声，我意识到，身后是小区的喷泉广场。

每晚 8 点准时有场灿烂的霓虹喷泉高高喷上夜空。

我的心狂跳起来，双手搭在盛砚书肩上，脸颊滚烫。

「佳期，佟嘉业这个名字，我真是熟得很啊……」他笑着，眼眸深邃，「你念叨了小半年，我耳朵都听出茧子了。」

我愣了一下，「你怎么知道我前男友的名字？」

盛砚书说：「你哥怕你想不开，刚开始那阵儿，视频一开就是一天。我和他都忙，于是两个人交替看着你。」

我捂着脸，小声说：「完了，我那点丑事都被你知道了。」

我哪里知道，天花板外，还坐了个盛砚书。

「你怎么突然说起这个了？」我问。

「因为我不想让你觉得我不正经，或者图谋不轨。」盛砚书的眼睛，仿佛融进了夜色，「我这辈子，做什么都是稳中求胜，唯独对你操之过急。今夜叔叔的话提醒了我，你还小，应该慢慢来。」

我认真思考了一下，「其实我很专一的，只要你不放弃我，我就会一直喜欢你。」

「如果我老了，长得不好看了呢？」

我歪着头想了一会儿，被自己逗笑了，「那我只能喜欢你 70%，剩下的 30% 是亲情。」

「已经很高了。」盛砚书笑着，揉了揉我的头。

我问：「那你呢？」

「我对你的爱，永不递减。」

砰！

20 点整。

喷泉广场的灯光瞬间照亮夜空。

一道水柱自池中冲天而起，五彩霓虹闪耀。

盛砚书的手轻轻一拉，两人距离瞬间靠近，他踏上台阶，低下头吻住了我。

心底的尖叫已经冲破心扉，带着灵魂在幽深的夜空飘荡。

我耳根滚烫，不知不觉，已经被他抱坐在花坛边，双手揽住了盛砚书的脖子。

我穿了一条裙子，稍微在膝盖之上，微风一吹，就蹭到了大腿。

我踢掉鞋子，光着脚快乐地踢来踢去。

喘息的间隙，盛砚书突然用手压住我的腿，「接吻还不老实。」

炙热的温度贴在皮肤上，我动了动，盛砚书突然松开了手，替我把裙摆拉回到膝盖处。

「很晚了，我先送你回去。」

面对一反常态的盛砚书，我蒙头蒙脑地被他抱下来，牵着往回走。

「我们……就……这？下一步呢？」

「不许胡思乱想。」盛砚书摘下眼镜，捏了捏鼻梁骨，「你还什么都不懂。」

不能因为我没有 X 生活，就侮辱我的智商啊！

我一脸郁闷地被送到楼下，小声说「明明是我送你。」

盛砚书低头靠在我耳边，「不用你送。」

面对我疑问的目光，他补充道：「我想亲你一晚上，找个借口而已。」

我僵在那儿，浑身酥酥麻麻的。

「楼下的，离那么近干什么？」

我一抬头，我哥的大脸正紧紧贴在二楼纱窗上，语气阴沉。

在尤川泽杀人般的目光里，我跳起来，挑衅地抱着盛砚书的脖子，在他侧脸上吧唧亲了一口。

「尤佳期，你给老子矜持点！」我哥像一只关在动物园里的猴子，几哇乱叫。

赶在他提着扫把冲下来之前，我飞快地告别盛砚书上了楼。

5

有了家人的支持，我和盛砚书的恋爱进展顺利。

热恋期持续了几个月。

只有尤川泽看不惯我俩。

中午我找盛砚书吃饭的时候，他成了最大瓦数的电灯泡，后来我气不过，把我嫂子也叫上了。

于是医院食堂总能看见我们四个人并桌吃饭。

这天中午，他们三个人都来晚了，我第一个到，因为天气热，直接在食堂等。

打了餐坐下的时候，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穿高跟鞋的女人。

我咬着烤鸡翅慢慢抬头，看见一头栗色的波浪长发，女人妆容精致，衣着优雅知性，十分漂亮。

她笑咪咪地看着我，柔声说：「你是砚书的妹妹吧？」

我摇摇头，「我不——」

「认识一下，我是砚书的前女友。」

我目瞪口呆，放下筷子，也伸出手，「你好你好，我是他现——」

「你不介意我坐这里吧？」

「……」

我缓了缓神，皱起眉头，「我是他——」

「我要重新追你哥哥，希望你能帮帮忙。」

「不能！」我终于插了句话，生硬地拒绝了，「他是我的。」

女人勾唇一笑，「他永远是你哥哥，我以后，也会很喜欢你的。」

我气急了，这个女人，怎么不听人讲完话！

面前突然放了一杯可乐，一道温柔的女声插进来：

「雅琳，介绍一下，她是砚书的女朋友，也是我未来的小姑子。如果你想追砚书，恐怕不太合适。而且我记得，前女友这个称呼，砚书从来没认过。」

我抬头，看到了嫂子含笑的侧脸。

多年以后回想起这一幕，我依然觉得那一刻的嫂子，光芒万丈。

女人僵持了一阵，目光在我身上走了个来回，「你确定，砚书会喜欢一个……半大的孩子？」

嫂子笑了笑，「砚书不喜欢孩子，他只是喜欢年轻的漂亮女孩。」

她刻意把年轻和漂亮咬得很重。

女人脸色变了，转而对付我：

「小姑娘，没毕业吧？大人之间的爱情，牵扯太多，不是你以为的那么简单。」

我捏着可乐罐，朝女人伸出手。

她皱皱眉：「干什么？」

我笑着，「砚书哥哥，我打不开。」

盛砚书从她身后走来，擦肩而过，单手接过可乐罐一启，丰沛的泡沫争先恐后涌出。

他递到唇边，我就这他的姿势，小口啜去浮在瓶口的泡沫。

喝一半，他拿开，说：「先吃饭。」

继而转头，对女人说：「劳驾让个地方，我要陪女朋友吃饭了。」

女人挂着牵强的笑，「砚书，我是雅琳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

「她说是你前女友。」我眨眨眼，有些委屈。

任谁平白无故碰上男朋友的前任，还被教训一通，都会不开心的吧。

盛砚书随手在我头上摸了一把，

「在同一个教室上过几次自习，传过几天绯闻。如果知道今天会让我女朋友误会，那时我一定会澄清的。」

我想起第一次见盛砚书，我追着他喊嫂子，他也并没有解释，似乎他天生就不是一个爱解释的人。

女人挫败离去。

盛砚书坐在我对面，透过眼镜注视我：「生气了？」

我摇摇头，「你和嫂子都帮我了，不生气。」

「不生气，怎么把米饭戳成这样？」

我低头，发现米饭中间多了个坑。

嫂子笑着说：「雅琳说话没个轻重，我听着都生气。」

盛砚书点点头，「我去跟她谈清楚，放心。」

我哥今天没来，嫂子买了饭，留下我俩过二人世界。

突然，四周人群如受惊的鸟群，呼啦散开。

四周顿时清净不少。

我啃着鸡翅，迷茫地看了看四周，发现身边突然坐过来一个大叔。

头发掺着白，面容严肃，还有点……面熟。

没来得及躲开的人惊恐地喊了句：「盛院长。」

我一听，吓得蹭从椅子上站起来，结结巴巴道：「叔叔好。」

盛砚书神色冷寂，「我告诉过您了，还不到时候，不要吓她。」

说完将我拽过去，拿起卫生纸擦干静双手，「吃饱了吗？」

我点点头。

「吃饱了就走。」盛砚书护着我起身。

他爸爸轻咳一声，「我就是来看看。」

我突然觉得直接走不太好，丑媳妇总要见公婆的嘛，我小声道，

「叔叔，我是盛砚书的女朋友，初次见面，请多指教。」

他爸爸脸上的表情和盛砚书如出一辙，但眼尾的褶子还是暴露了他此刻愉悦的心情，

「看看小姑娘多懂事，我白养你这些年。佳期是吧，我听说过你，可比我家砚书好多了。」

听到有人夸我，我乐呵呵一笑，「您吃饭了吗？」

「唔……」他爸爸突然想到什么，「没呢。」

我眼巴巴地抬头跟盛砚书说：「你也没吃呢，再吃点吧。」

盛砚书和他爸爸的相处总透着一股僵硬。

吃饭的时候，他们的谈话我也插不上嘴，大多是学术交流。

他爸爸问，盛砚书答，不一会儿就冷场了。

我溜出去，买了两瓶汽水，一瓶给了叔叔，一瓶放在盛砚书手边，是他最爱喝的。

盛砚书说：「他不喝，给我——」

叔叔对着我露出了难得的微笑，「谢谢啊，佳期。」

说完在盛砚书古怪的目光里，单手熟练地启开了易拉罐。

「叔叔跟你一样呀。」我偷偷对着盛砚书笑。

「嗯。」他摸了摸我的头，眼神柔和。

气氛缓解了不少，叔叔开始和我说话。

我话匣子一打开就很难收住了，这边眉飞色舞地讲。

叔叔津津有味地听，盛砚书低头，慢条斯理地给我加菜。

一顿饭吃得很高兴，临走前，叔叔笑着说，

「你和小尤，都挺不错，以后多来家里坐坐。」

我连忙点头，回过味来，他口中的小尤，是尤川泽。

说曹操曹操到。

那边尤川泽踢踢踏踏跑来了，气喘吁吁地，「哟！院长！今天来这边吃饭了？」

叔叔恢复了刚才的威严，板着脸：「来看看未来儿媳妇。」

尤川泽干笑几声，「我妹活泼一点，我觉得盛砚书太闷了，就适合这样的。」

叔叔点点头，「我也觉得。」

说完拍了拍尤川泽的肩膀，「小尤啊，好福气。」

尤川泽不明所以，瞪着俩大眼珠瞅我。

我笑嘻嘻道：「小尤，院长夸你呢。」

尤川泽给了我个警告的眼神，送走院长，才一脸后怕地凑过来，「灭绝师尊出现了，灭绝师太呢？」

「我妈出差，不在。」盛砚书说。

尤川泽急得跳脚，「你怎么让佳期撞上他呢！还想不想处了！」

拽着我左看右看，「刚才没骂你吧？」

「没有。」

「以后还是别在这吃饭了，你先给你爸妈打打预防针，做好思想工作。」尤川泽给盛砚书出主意。

这时我才知道，盛砚书父母被他们同事亲切地称为：灭绝夫妇。

不苟言笑，只谈正事，久居领导层，做事雷厉风行。

总之就是两个字，强势。

难怪盛砚书的性子这么淡，也不爱提起自己父母。

起先尤川泽强烈反对我跟盛砚书在一起，就是怕我进了他家受欺负。

「我觉得叔叔挺好的。」

尤川泽一脸沉痛，「完了，被洗脑了。」

回去的路上，我拽拽盛砚书，「我不怕跟你回家见家长。」

盛砚书垂眼看我，好一阵儿没说话。

「喂！你是不是嫌弃我啦？」

盛砚书叹了一口气，将我压向自己怀抱。

清淡的消毒水儿味围绕着我，头顶他轻轻地说：「佳期，你确定要嫁给我吗？」

我笑嘻嘻地说：「那可不一定，你没求婚呢。有个人他总想慢慢来，可他忘了世界上就有一类人，干什么都快。你们总说我小，但 24 岁，成年 6 年，你们凭什么认为，我不能为自己负责？」

盛砚书眼底有什么东西在闪动，他捧着我的脸颊，头低下来。

一辆车缓缓驶入医院大门，最后停在我们身边，玻璃窗落下，「砚书，今晚回家吃饭。」

我惊叫一声，捂着脸靠在盛砚书怀里。

盛砚书抱着我，问：「妈，你怎么提前回来了？」

今天不宜出行吗？未来公婆都遇上了。

车里的阿姨语气冷淡：「先解决你的终身大事。」

我小脸涨得通红，局促地转过身，鞠了一躬，

「阿姨好，我是盛砚书的女朋友，初次见面，请多关照。」

还是一模一样的说辞。

车里的阿姨穿着一身黑西装，头发在后盘扎成一个紧紧的丸子。

标准的事业型女强人。

阿姨目光落在我身上，突然问：「吃糖吗？」

「啊？」

她从车窗里递了一包糖过来，

「回来得急，没买什么土特产，他们当地的糖不错，拿着吧。」

「谢谢阿姨……」

「求婚了吗？」阿姨转而去问盛砚书。

盛砚书说：「没有。」

阿姨点点头，「确定了就抓紧，今晚佳期有空吗？」

不等盛砚书说话，我急忙点头，「有空的阿姨。」

她脸上浮现一丝浅浅的笑，「好，一起来吧。」

车缓缓开走，我捧着一袋糖，尖叫起来，「我要见家长啦！怎么办怎么办！我还没化妆打扮！」

盛砚书叹了口气，「你这样很好，他们很喜欢你。」

「你怎么知道？」

盛砚书笑了笑，「说实话，这么多年，我爸从来不喝汽水，我妈也从来不吃糖。」

「我还没来得及展现魅力呢……他们怎么就开始喜欢我了？」

「你哥在他们二位面前，一直很讨喜。」

所以爱屋及乌？

我沾了尤川泽的光。

6

这天晚上，我如约出现在盛砚书家门口。

进门的时候，盛砚书从鞋柜里拿出一双粉色的长兔耳朵的拖鞋，与他家的风格格格不入。

「别了吧，你给我双普通的就好。」

「给你买的，穿着吧。」

他知道我喜欢粉兔子，但不知什么时候准备的。

进了客厅，叔叔和阿姨正在厨房，听见动静齐齐望过来，里面摆满了各种锅碗瓢盆，不知道的以为要做满汉全席。

只是现下，厨房有些杂乱，两人还有点狼狈。

二位走出来，厨房门一关，像是在遮掩什么。

盛砚书皱皱眉，「爸妈，火关了吗？」

一阵长久的沉默，盛砚书认命地套上围裙，拍拍我的脑袋，「客厅坐一会儿吧，我去做饭。」

一开门，一阵刺鼻的糊味儿扑面而来。

叔叔和阿姨对视一眼，尴尬笑笑。

我健步跟在盛砚书后面冲进去，说：「我去帮忙！」

逃离了令人窒息的场景，我长舒一口气。

盛砚书动作熟练地关了火，开窗通风，洗刷餐具。

厨房简直变成了战场。

看得出来，叔叔阿姨很想做一桌好菜，可并不精通厨艺。

我不敢一个人在客厅待着，就跟在盛砚书后面打下手。

他也不赶我，偶尔能抽出功夫偷偷喂我一块。

「你很熟练呀？」我啃了口胡萝卜，慢慢嚼着。

「嗯，我爸妈忙，小时候自己一个人做饭，习惯了。」

听到这，我满是心疼，「早知道当年我就多做一点了。」

听我哥说，他们食堂的饭狗都不吃。

「没事，我吃得饱。」盛砚书语带笑意，「你哥抢不过我。」

盛砚书做饭很快，地上凌乱的食材逐渐减少，变成一桌菜摆在了桌子上。

「佳期呀，来。」

叔叔笑着朝我招招手。

我腼腆走过去，只见他掏出书本厚的红包给我。

「我和你阿姨的见面礼。」

我背着手，不知所措。

「谢谢爸妈。」盛砚书自然地接过，塞进我的小挎包里，说：「吃饭了。」

叔叔狠狠瞪了盛砚书一眼，继而对着我笑：「佳期啊，多吃点，就跟在自己家一样。」

我点点头，「谢谢叔叔。」

阿姨把旁边的盒子往前一推，「这是送给佳期的，打开看看吧。」

我受宠若惊，「谢谢阿姨。」

掀开盖子，里面躺着一只通体浑圆的祖母绿手镯。

我知道此物贵重，想拒绝，阿姨说：

「我当年结婚，砚书她奶奶把这只镯子传给了我。现在我把它送给你，你和砚书在一起，我们很高兴。」

「妈。」盛砚书喊了一声，突然说，「谢谢。」

后来桌上，叔叔喝多了酒，才说这些年我哥没少来盛砚书家蹭饭。

他们家人丁稀薄，逢年过节也没什么人来往，只有我哥，刚参加工作那阵儿，嫌家远，就厚着脸皮隔三岔五地来。

渐渐地，他们都知道尤川泽有个妹妹。

叔叔说：

「看见小尤，我就知道尤家的姑娘不会差。我记得有一年年三十吧，你和你哥打视频电话，小姑娘笑得多开心啊，我们听着也开心。你们兄妹俩聊天比春晚都热闹。」

「砚书性子冷，又大你许多，我和你阿姨都不敢想这好事。我没想到他真敢下手，哈哈，这小子，有我当年的魄力。」

盛砚书轻咳一声，提醒道：「爸，你喝多了。」

叔叔笑咪咪地对着阿姨说：「你瞧，他们还不信，我当年追你那会儿，是不是挺有魄力？」

阿姨喝了口茶，不着痕迹地笑笑。

一顿饭在轻松愉悦地氛围中结束，临走时，阿姨叫住我，

「佳期，把你妈妈电话给我吧。剩下的事，交给我们家长，你和砚书不要有压力。不管最后能不能成，我们家随时欢迎你来做客。」

回去的路上，盛砚书捏了捏我的脸，「高兴？」

我笑着问：「你怎么看出来的？」

「脸都红了。」盛砚书笑着拉住我。

电话响起，接通后，我哥的声音传过来：「怎么样了？」

「叔叔阿姨对我挺好的。」

「你实话实说，受了委屈我替你揍盛砚书一顿。」

「真挺好的。」我看了盛砚书一眼，只见他正认真听我讲电话，「还有，你不许揍他。」

「行，你赶紧回来吧，家里有饭，还给你热着。」

「我吃饱了——」

嘟——

我哥撂了电话，忙音精准地传达着他的不爽。

「他莫名其妙。」我一脸郁闷地跟盛砚书告状，「明明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了，他还干涉我自由。」

「佳期，我们结婚吧。」

面对他突如其来的求婚，我愣了一下。

「我告诉自己放慢脚步，但我不想再等了，再过半年，我们结婚，好不好？」

「再过半年是冬天……」我慢吞吞地说，「可是我想穿漂亮的婚纱……」

盛砚书深吸了一口气，「好，明年春天。」

「——下个月吧。」我同时开口，说完吐吐舌头。

盛砚书轻轻在我额头上弹了个脑瓜崩，「想什么呢？说过给你时间，万一你不喜欢我呢？」

「我喜欢呀！」我跳起来，抱着盛砚书，「你们总怀疑我！」

盛砚书笑起来，「好，信你。」

我看着他让人沉醉的笑容，突然小声道：「他们都说结婚前要试一试……」

「试什么？」

我耳根发烫，贴得他紧紧的，「就是……试……那个啊……」

盛砚书浑身突然僵住，眼睛定在我脸上。

他喉结滚了滚，「不行，你太小。」

我蹭了蹭，「我哪小了？」

「别闹。」盛砚书低叱一声，搂着我的腰一动不动。

我抱着他，哼唧道：「你是不是怕我哥！」

「尤佳期，我是怕你哭。」

我不甘心地跟他对视了很久，盛砚书笑着拍拍我的头，「走吧，小色鬼，送你回家。」

车停到我哥家楼下，盛砚书熄了火，「你哥今晚夜班，自己一个人在家怕不怕？」

「怕。」我大言不惭地说。

盛砚书点点头，拎着我的包下了车。他已经轻车熟路了，还有我哥家的钥匙。

家里没人，我哥临走前还把热菜扣在桌子上，菜量足够喂头猪了。

我悄悄看了眼时间，11 点半，据说今晚有暴雨。

「我想看电影。」

「睡觉。」

「我不。」

盛砚书做了退让，从旁边抽屉里找出碟片。

我趁此机会换了身宽松的睡衣，松开头发抱着零食来到客厅。

盛砚书看了我一眼，移开目光。

电影很无聊，我看得眼皮子发粘。

刚要睡着，窗外一个闷雷，瞌睡虫吓得无影无踪。

我本能地往盛砚书身边缩。

一双大手捂住了我的耳朵，看着盛砚书平静的脸，我穿过他脖子两侧，双手在他身后交叠，轻轻吻住他。

「我想试试。」

一声闷雷自天边滚滚而来。

撬开了什么，春芽破土。

腰上突然多了一只胳膊，稍一用力，我便被盛砚书抱起。

心跳得很快，我指指卧室，小声说：「那儿。」

盛砚书喉结一滚，声音嘶哑，「尤佳期，待会别哭。」

这个夜晚，窗外大雨瓢泼，雾气淋漓。

汨汨水滴汇聚成河，顺着窗台落入泥土，滋养着葱翠草木。

雨势渐猛，击打得窗外芭蕉飘摇晃动。

脆弱细杆发出不堪重负的吟唱，最终清澈的一声响，啪！

折断下去。

叶片中汇聚的一汪清泉刹那摔碎成千瓣。

大雨正欢。

很久之后，雨势渐歇。

只剩蟋蟀低低的哀鸣。

「热吗？」

我一边抽噎，一边点头，「有点闷。」

「要不要开窗？」

「嗯。」

窗外的雨声滴滴答答。

盛砚书抱着我走进浴室，洗过澡后，替我换上了棉质的睡裙。

我趴在他肩上，昏昏欲睡。

最后便什么都不记得了。

7

尤川泽的咆哮声从很远的地方传来，逐渐清晰。

我揉了揉眼坐起来，看清了眼前场景，昨晚的记忆瞬间涌入脑海，我突然笑着在床上打了个滚。

这时，尤川泽的声音清楚地从门外传来。

「盛砚书，你怎么从她屋里出来的？」

「对不起。」是盛砚书在说话。

砰！

拳头打在人身上的闷响。

我推开门，看见尤川泽双眼怒睁，盛砚书侧着脸，嘴角红了一块。

我扑过去挡在盛砚书面前，「哥，你干吗啊！」

「尤佳期，你给我让开！看我不打死这孙子！」

「我自己愿意的！你打我吧！」

尤川泽差点被我气得当场去世。

盛砚书扳过我的身子，俯下身，耐心替我系好睡衣上的几粒扣子，

「没事，你去睡吧。我跟他谈谈。」

「你们这是谈吗？这是斗殴！我不走！」

「乖——」

「不要。」我眼眶一红，开始掉眼泪，「我心疼。」

我哥很久没见我哭过了，表情愣怔，突然扯了把纸巾往我脸上一怼，「行了行了，不打了不打了。」

盛砚书抱起我，进屋前说：「其他的事，以后再说。」

屋里，我坐着，默默掉眼泪，「你疼吗？」

盛砚书抱着我一动不动，「还行，他没使劲。」

「对不起，害你挨打了。」

盛砚书说：「是我自己没忍住。」

「这事很严重吗？」

盛砚书无奈地笑笑，「有点。」

之后我偷听了客厅里尤川泽和盛砚书的对话，因为盛砚书昨晚的「失误」，尤川泽逼迫他签下了「不平等条约」。

我作为最大的受益方，被禁止出现在签约现场。

其中一条签约内容：无条件配合甲方的复习工作。

某天夜晚，我起床喝水的时候，听见了我哥和盛砚书的声音。

这次我鼓起勇气敲了敲门，几分钟后，尤川泽捏着满手钢针，出现在门口，身后盛砚书上半身被扎成了刺猬。

「哥，你欺负人！」

「回去睡觉。」尤川泽面无表情地把我关在了门外。

最后还是我告诉爸妈，才得以解决。

一个月后，双方父母第一次正式会晤。

我爸妈刚刚见完嫂子的家长，又匆匆来见盛砚书的，俗话说好事成双，我们兄妹俩的婚事前后脚办。

到了来年四月下旬，尤家好事不断。

蜜月旅行的时候，我死都不跟尤川泽同一条线。

最后，尤川泽带着嫂子去东边看海，我则要跟盛砚书去敦煌。

两家人在机场分别。

嫂子温柔地对我说：「佳期，我会给你带纪念品的。」

「我也是！」

尤川泽带着墨镜，「尤佳期，注意安全。」

「噢。」

去的时候好好的，一路颠簸，刚到目的地，我就开始吐。

吃什么吐什么。

盛砚书带着我直奔当地医院，起初以为水土不服，直到看到验血报告单，盛砚书一脸僵硬地说：「我们明天回去。」

生怕飞机颠簸，让我妊娠期更加难受，第二天，盛砚书带着我坐上了回家的高铁。

看着外面飞驰的风景，我并没有多少失落。

其实我并不在乎一个旅行可以看到多少好看的景色。

因为和盛砚书在一起，人间遍地，皆是风景。

全文完。

寄语：故事很短，人生很长。愿所遇皆是爱人，佳期如许，岁月可期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